

續
學
堂
文
鈔

續學堂文鈔卷三

宛陵梅文鼎定九甫著

孫穀成循齋甫較梓

序

謝宣城集序

代

詩至齊梁而靡論者謂其調俳而詞澁淺失漢魏
古穆之遺顧小謝獨以清麗見稱與康樂惠連齊
名謂之三謝建武時嘗出守宣城郡署踞陵陽之
巔有樓巍然俯瞰城外太白詩云人煙寒橘柚秋
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者是也唐刺

史獨孤霖改爲豐嶂樓歷今數百年宣人猶呼謝
公樓云乃蕭子顯李延壽所著史傳並不紀眺守
宣城事而集中視事高齋敬亭齋事諸詩皆守宣
時作然則古人宦蹟史所失載者蓋亦多矣集凡
五卷刻板毀于兵燹予求其全帙數年不可得歲
丁亥方攝邑篆孝廉梅君耦長出藏本諗予曰是
不刻且佚予尋覽一過蓋前明萬歷時司理史公
元鳳同其大父禹金先生校刻者也先是嘉靖丁
酉郡守黎公農得武功舊刻參以玉臺新咏文選

諸書彙梓其詩而文與不錄頃耦長復從其令叔
勿菴所裒輯其文若干首釐爲六卷子斤俸授諸
梓而屬耦長董其役庶幾謝集稍稍完整子聞宣
城故多典籍如唐之大真集廬嶽集宋吳棫之韻
補周紫芝之竹坡詩話太倉稊米集皆僅存其名
夫徵文考獻以永將來固官于是者所有事也子
愧力薄未能網羅放失次第版行於後之賢者實
有厚望焉

病餘禩著序

余少善病因涉獵岐黃家言病機之微甚進退證
之寒熱虛實治療之正反逆從初中末攻守緩急
之法略能道之藥物之精良炮製之法度講之頗
熟三十以外稍稍獲聞性命之理乃悟吾身自有
大藥草木金石不能益人遂棄去不復事顧先人
見背早門戶支撐未能脫去以從事於其所謂大
藥者然亦終不復服藥數年以來年力稍衰內外
之感並摠臥病或數月病始至則就醫者取一兩
劑服之病稍退卽不復進唯謝絕一切揜關高臥

而已久之亦往往得痊生平嗜書尤篤好象數之
學卽疋羸偃蹇牀第未有三日離卷帙者今年春
偶遊白門下榻於蔡子璣先之觀行堂血痔忽大
作加之自利日數行作楚殊甚凡四閱月不止氣
大陷不能坐立楮衣冠不見客者百四十日主人
爲召醫療之百方皆不效於是襍取古方及所聞
於友人已驗之藥皆備嘗之至秋分後乃有起色
愛我者皆曰書爲之祟也遂束書不觀者一月然
終不能自己意所至亦時有所作大抵皆呻吟之

餘不足以就正有道也性不善書病後腕力弱不能執筆多草藁稍擇其真書而可誦者彙爲小帙命之曰病餘襍著云爾庚申某月日某識

吳越紀遊詩序

場師之術能使瓜蔬冬榮而東風旣回草木芽茁生意盎然飽滿流溢彼造物者固未嘗有所勞也元氣鼓于中而枝葉發于外不必一一爲之鏤且繪而縷且繪者必有所不似善爲沼者因勢利導使之爲激湍迴瀾流颺曲水或引之高原逆注爲

瀑布伏而出之以爲釣笑智盡于此矣若夫大江
發源岷山之西當其出巫夔下三峽瞿塘灩澦遂
檀海內之奇而一往所經若皖則小孤鳩茲則螺
磯兩天門山姑孰則采石金陵則三山燕子磯潤
則金焦北固在在改觀出人意想之外而流之所
及遇一物則成一態谿谷之窟深洞壑之谿衍吞
吐石勢之參差出沒澗狀湮泓湧瀉紆直之變化
卒亦無所不具韓淮陰蹙楚垓下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淮陰自當項王漢王在其後大軍又在

其後而爲項王者方且與其騎士言戰法以自解
免而不知平日之自恃以百勝者乃今日之所以
成禽也故從其大者爲之足以兼小而小不能兼
大足乎其本則標末自舉而末不能及本道固如
是而吾得此以論詩詩之道始於三百篇彼其使
字未嘗不清新造句未嘗不奇變而或以此爲三
百篇之能事則人必笑之爲其有大于此者在也
自李唐以詩取士而初盛中晚每變愈下論組織
之工刻畫之巧初盛或不如中晚而識者以中晚

之不能初盛正坐于此其故可思矣蔡子鉉升之
爲詩以李唐爲宗而好爲深思苦語悽惋悲憤若
有所甚不能解於中者吾嘗有以規焉而未得其
間也今茲歸自武林示我以吳越紀遊詩一帙其
詩音節格律欲進乎初盛之間不復于字句矜工
巧而歸乎大雅余旣心異之蔡子語人曰是役也
與嶺南屈氏同舟而深論吾詩也吾服其言
之切中吾病而吾之詩一變夫論人之詩而能痛
砭其所失與夫聽人之一言遂棄去其生平之所

得力而翻然改圖皆今人之所難也遂深喜而爲之敘抑余有進焉古人之傳者詩也其所以傳非詩也詩傳而人與傳故曰詩以道性情然則必先務爲其所以傳焉者可乎此本末之說也蔡氏諸羣從多英偉才而蔡子之性情特近於溫柔敦厚故敢以是進蔡子其以余爲老生之常談乎哉

淵源集序

余讀徐子長白淵源集而有感也長白爲大司寇華陽公會孫公功德在人尤富述作言行滿天下

及長白之身曾未得其全集讀之長白休焉思家
學之湮勤勤搜輯僅得如干首以爲茲集迺遂取
其王父郎中君及父文學君遺藁摘錄類掇之末
以已所爲文附焉而其先世所傳制誥若海內名
人贈章亦稍稍擇而附之都爲三卷曰庶後之人
知有攸自云爾噫長白可謂以仁孝爲心而有卓
然之見者矣今夫大人先生勲業爛焉天壤豈復
與窮愁著書之士較不朽於筆墨間哉然亦往往
斐然而有作者何耶其所經歷于當世之故取精

甚博而思慮甚長一時所建樹或不能喻所獨見
於衆咻則必深切著其原委俾守者持循不敝或
意之所至而時有未遑不得不引端見緒以俟善
繼於來茲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爲之後
裔者宜何如其寶惜與吾觀世所號賢子孫者不
過汲汲於進取之路家有藏文而付之度閭亦有
席前人之末光以贊闢要媒聲利於作者初旨不
啻徑庭尚望其昭明世德施之行事與今長白獨
能以守先啓後爲兢兢雖所存什一皆有關於家

國之大使讀者感奮興起而不取備於卷帙以求
觀美炫耀流俗之耳目何其卓也長白嚴氣正性
望之生敬亦稍稍見於其所爲文司寇公義田之
記曰若更有賢達亢宗者出以紹休而光大之子
之邀寵尤不可量惓惓乎其言之也長白其有意
乎

孫大年百子謎序

梁劉勰曰謎也者互其辭使迷也蓋昉於隱隱曷
昉詩六義有比隱之屬也詩又曷昉易立象以盡

意而意存象先雖以聖人猶三絕韋編無隱乎爾者隱斯至與旁及象教機用橫設而養生家藥物多名無非易亦無非隱然古有特以隱名者大鳥以悟英主拔薤抱兒以贊良牧皆以不言言其所難言乃至履足於朝謬語于師鞠窮茅經首山庚癸猶能權誦一時以紓人於難若夫離合字形滑稽弔詭隱之末矣然杖楹爲林重來爲棗指事也會意也假借也大刀頭諧聲山上有山象形黃絹轉注六書之義備焉孫子大年學古多暇取古人

名而謎之似銘似贊或似繇辭識記古諺童謠旣
成問序於余余乃爲之原謎所自妨抑余又有感
古人之傳者名而已庸詎知名之不常鴟夷張祿
猶之謎也可以物之名謎人亦可以人之名謎物
故名已非我况諸所稱譏從有名而名爲謎之謎
又足以競乎善易莫參同契若善隱亦莫若然不
自著名而隱之末簡誠不以名自有之其言曰竊
爲賢者譚曷敢輕爲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
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俯仰綴斯

愚其將憂憫後生不得已而有作豈若吳平越絕
務奇語自矜尚哉秦田水月注參同而輒效之卽
古與神似奚當矣孫子旣深有感於木山氏而善
隱則無競于其末夫古人片言題識或偶相諧聽
而猶至今名而况其進也孫子其無謂余以隱而
子直爲不能響答也夫

湯駿公離騷經貫序

讀離騷者愛其文辭而無能貫穿指歸則疑其心
煩慮亂語無倫次又或謂其故爲亂辭使修隙者

無所指摘二者似之而實非也何則屈子之志潔
行芳通國所共信若夫君側蔽明者數輩而已故
假瑰麗之作以寄其忠愛庶幾流播之餘聞言感
悟痛改前非其言本自條達旣以彭咸自矢視死
生猶旦暮而復何畏焉且屈子非徒嫻於辭令實
明於政事使懷王能終用之則秦必不敢欺楚使
頃襄王復用之則必能反懷王以雪恥太史公因
淮南作傳以離騷因起係之於見疎之初以一篇
三致意係於入秦客死之後蓋有以綜其始終矣

王逸之註隨文詁訓李善以文選名家而其於騷也一因王舊不復置辭蓋古者傳註之體宜爾欲使學者優柔厭飫得其書不盡言之意也紫陽朱子因洪氏之補註集諸家以發明之於是讀騷者始有蹊徑可尋則集註之功也湯子俊公旣以經義起家爲名孝廉迺篤好楚騷又因紫陽而益暢厥旨且爲之考訂輿圖以推見三閩被放江臯澤畔往來之蹟又襍摭史傳凡諸國之有關楚事者參互之以揆當時事勢厚責頃襄以復讐之義則

作騷之本末具見卽本傳所稱存君興國欲反覆
之者皆實有其施爲次第可以見諸行事然終不
得一試坐視宗社之傾覆故其痛尤深也蓋古之
君子將有爲也必先內度其身是故於稱述先王
而知其學術正大非子文叔敖諸人之可方於陳
辭重華排閭闔謁帝知其幽獨可質乎明神於衣
芟荷裳薜荔知其於身察察矚然不滓於日月爭
其光潔於滋蘭九畹樹蕙百晦知其爲國樹人自
宋玉景差諸賢外必多可用之才乃若漁父鼓枻

滄浪作歌遠遊餐氣王喬投辭抗域外之高躅標
性命之微旨故考亭儷之廣成玉吾演爲丹訣則
凡莊周列禦寇之倫吐棄萬有而葆真以自全者
皆其所能爲而不肯爲者也當是時也六國已將
折入於秦然可以抗秦者唯楚楚欲有爲捨屈子
其誰屬哉其自任也重故其自求也詳湯子以一
言蔽之曰自反而自信可謂深得其意矣班孟堅
良史也顧訾之爲露才揚已何耶若湯子復讐自
反二義匪直出王洪上也卽起紫陽于今日必將

有取乎爾已湯子既援據該博文取達意不辭繁
複以便來學蓋亦猶紫陽之意也夫

章甫集詩敘

蓋余讀劉子望之章甫集之詩而歎也論者以明
三百年學者精力盡於制舉業而以其餘力爲詩
古文辭故所就已薄甲乙後天下棄制舉而從事
焉者豈繁乏人求其卓然成家如古之人者曾復
有幾此其咎又安在耶夫淵明爲晉處士而今讀
其詩未嘗噍噍焉爲憤疾哀怨之音以自鳴其人

類有道者後世倣之但得其詩而不得其所以詩何怪乎音節逾近而失之逾遠耶唐人如供奉拾遺皆於流離播越中弗忘忠愛嗟咏之餘間及當時得失往往切於事情非尋常作壁上閒觀拾人短長吹索詆侮以自恣者也是故古人之以詩傳者皆不僅以其詩而詩以傳人亦傳矣後之稱詩者詩而已衆人熙熙若登春臺而未嘗有以自異也於當世之故生民之休戚漠然無所關其慮以至綱常名教之太古今政治興替典章文物之因

革源流茫乎無所闕見朝夕營營於聲利務爲苟
得而已而好修飾其句字矜其格調用相夸詡曰
吾三唐也吾六朝漢魏也彼其本固已亡矣又烏
足與登古作者之堂乎望之爲聘君自我先生肖
子自其髫髻講貫習復于三百年之文獻聘君識
大錄等書劉子竊與編纂今槩本多流傳人間不
復可得而劉子悉能舉其綱要靡所遺忘而特論
一歸平恕不肯依阿於黨同之說當其意所獨見
雖舉世非之毅然不顧也初聘君憲修部志旅食

金陵劉子實從會國變聘君旋里憤惋而卒劉子自是懷尚平之志僑居兩浙已而之齊之晉之豫所至表章古人遺蹟講求地方要務當世名賢巨公雅有知之者造廬咨訪或以禮延致劉子亦欲藉是以資其考證踵成先志勒爲一書以詔後世詩特其寄興焉耳而憂時之懷經世之畫時時溢於篇章不特五言古體直逼柴桑其餘亦皆流自肺腑非苟作者其名集以章甫蓋取宋人適越無所可用之意劉子殆不欲以詩人傳也然其所以

詩固將於詩焉傳之夫如是以爲詩人其亦可矣

賈鼎玉詩序

慷慨悲歌古稱燕趙其山川之性情則然耶夫燕
趙皆禹貢冀州之域五帝三王之都邑在焉故蟋
蟀在堂良士瞿瞿讀詩者謂有陶唐氏之遺風安
所得悲歌慷慨者乎戰國以後古聖人之教養日
遠民生益蹙趙主父乃以駢射自雄而燕太子丹
厚養死士以報秦于是恢奇不羈之士始相高以
勇俠而不平之氣激於世變而加厲千載下誦易

水之歌髮且上指蓋有不獨山川風氣之所爲者
矣是故艱難困阨君子皆有所不辭謂將有以深
其閱歷而增其識慮由是以措諸事業庶幾有立
即不得大展于時而作爲文章詩歌以自見猶令
人感於心而不能自解故詩以道性情人類能言
之而要之所以成其性情者非一日之積也平陽
賈鼎玉故善吾友豫章梁質人秋浦吳子正丁卯
仲冬與余邂逅於武林抵掌而談天下之務以行
笈中手鈔西陲今略諸書相爲商確余固心異之

久之乃獲觀其所爲詩而重爲之太息夫人苟非
聲與暗則雖深居一室而持議矢音必將與身世
相涉然亦視其所歷之境地及所遭之時賈子旣
自負其奇而北走玉門南逾嶺表更事旣多所覲
奇人異書胥足以開通其耳目而發舒其胸臆又
身抱終天之痛思爲其先公發憤以得一當者未
嘗敢一飯忘也是豈非志士之節而孝子之所用
心哉是故其詩沉鬱高壯出入於古不期工而自
正夫豈句鑄字琢若者三唐若者兩宋以爲詩者

可同日論而又豈第如失職之徒滑稽乎詭憤怨
詆訶以自附於慷慨悲歌者哉謹爲之序而歸之

紀行草序

沈子元珮行萬里以迎其父於黔中其所經歷汎
江漢之永廣洞庭沅湘之浩淼阻修苗洞猺獞深
箐絕谷之險怪偶觸懷抱則以韻語紀之於是哀
集之爲紀行草是時西南方用兵笳吹之音不絕
於耳創殘逃死之民呼號道路戰場軍壘所在多
有轉餉移營水陸鱗次烽火接于窮山流血棄齒

蹈藉於原塋而元珮隻影長迤襟處行營將士間
跋涉於波濤鋒鏑蠻煙瘴雨萬死一生不可知之
地而卒能自達與其父相見以歸此其至性有過
人者矣今取其詩讀之其志愴然以悲其音節滲
然以清其爲言也直而能曲婉切而微至其氣雍
容以和其思致悠然以長在元珮自書所感初若
無意於爲詩者嗚呼此真詩也已今夫人各有性
情顧不能以忠孝自砥勵而徒撚髭苦吟庶幾以
筆墨之工流傳於世無論弗傳也卽傳矣於世教

無毫末補以視元珮之爲詩何如也哉元珮之父公厚爲貞文先生季子而家明三先生壻也貞文先生以諸生劾樞輔甲乙後屏跡遠引人莫識其面諸子守其訓皆抗志不仕邇者諸同學爲貞文先生刻遺藁旣成終不輕出示人蓋其家學先質行而後文譽若此宜有若元珮者以光大厥緒也元珮勉之矣

偶存彙序

古人之存者皆偶也秦火以後三代之人文若滅

若沒而漢魏諸儒乃始以著撰特停然考藝文志
書名散逸略盡今其存者百之一二而或者指而
目之曰此秦也漢也六朝也以百之一二槩其生
平定其一代風尚豈知其所散逸固將什伯於是
者乎故曰偶也然古人既不可作則必藉此僅存
之書以追溯其人與其時代碎之擷叢條之一枝
拾遺珠於台浦而春林宛在寶所非遙亦其勢然
也故不存匪患或非其所欲存而誤存之則存反
爲累斯真足患耳吾鄉劉子韋莽雅不欲以文人

自名生平介然不阿時好其所學爲古文辭詩歌
擇言而言多有裨於名教一日裒藏彙示余題之
曰偶存若曰此尚不足存也雖其謙讓不自滿假
而葦莽之所欲存不既有在矣乎今夫人在天地
中固自有所以常存而立言之士則存以其言然
而有剗心刻意以斬於言之可存而存者焉有稱
心而言之不數數然斬存而亦存者焉是其存不
存皆不可以豫知則其爲偶也均矣若夫有所存
必有與之俱存是則存之於未有言之先而非偶

也葦莽其以偶焉者聽之不可知而致力于未有
言之先以自求其所可知則葦莽之偶存者固足
以存葦莽矣

唐昭陵石蹟考序

碑版之文往往足以補史氏遺缺訂前聞之誤故
君子重之匪直篆隸高古爲書家助也三山林同
人順治癸子侍其尊甫敏子先生宦於秦之三原
定省稍暇輒訪求古蹟不憚險遠孤往窮探凡三
代秦漢及唐園陵蒐討殆遍尤感太宗昭陵規制

之弘與其功臣之異數拔榛剝薜梯危起仆盡搨其所存碑碣裝潢成帙又參諸史乘旁徵軼事而附之論贊爲昭陵石蹟考凡五卷按周禮冢人掌公墓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今考昭陵陪葬自諸王勳戚至蕃將凡百六十有五人固出殊恩其亦猶行古之道與然秦以前冢墓多無碑石有亦無字予嘗登會稽謁禹陵見所立石文許其植如圭下大上銳趺形長方而漸殺以至顛乃小楨

之爲圓空通透或曰此空石也古者懸棺而窆故
需此石既葬或遂存之而無鐫字又家人言兆域
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而
不言碑碣亦其徵也唐制三品以上得立碑而元
老大臣得請天子爲題額厚終之禮於斯爲至矣
今祀文武成康陵皆在渭北號曰畢原然皇覽括
地志諸書皆謂是秦惠文王悼武王冢而人以爲
周之文王武王非也文王陵自在鎬東南杜陵在
渭之南是爲畢原與畢陌別然則今在渭北者乃

罪陌耳顧亭林辯之甚析嚮使有片石足徵豈至
沿疑千載貽祀典之餘憾哉若昭陵雖罹溫韜之
厄而法書宸翰照耀百禩卽今歲久墮泐其一二
僅存固巋然先代法物矣同人旣三渡涇水親至
九峻手揭房文昭公已下十六碑周覽形勝拜瞻
寢殿及景武衛公貞武英公塋域並起家象安德
韃諸山摩娑石琢駿馬六匹內楓露紫等五匹帶
箭並太宗行陳所乘又諸番降王突厥頡利可汗
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悉已下十四人或兜鍪戎

服或冠裳黻冕並石像立侍陵後北闕如生慨想
古英君良佐終始一心文德武功之隆盛俯仰憑
弔蓋三致意焉比越三十年辛未復往而道路梗
塞追念昔遊所得益加寶愛矣嘗考歐公集古錄
金石今多不存特藉其文以傳自有茲編而昭陵
遺蹟長留天地尚論者將于同人之書是徵其爲
裨益豈淺渺哉同人名何其弟吉人名信受汪堯
峰先生之學兄弟並博雅好古多藏書

宿遷西南阡徐氏宗譜敘

宿遷西南阡徐氏宗譜者門人徐壇長孝廉用錫述其先人世守之譜系也蓋其先莆田人有曰興曰旺者興仍居莆旺以事至宿遂留居之爲始遷祖其子孫多爲博士弟子員八傳而爲爾珍先生學行尤著以康熙庚申貢于廷卽壇長父也自旺公以來食指漸繁居宿而不忘闕其所爲譜系世增修之壇長受而手錄一編詳其未備而加慎焉并莊錄先生遺訓于簡端出遊則奉以周旋惟謹而屬余序之余惟古者立宗法使人各知所自始

則天下可爲一家故曰明於郊社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也迨罷侯置守宗法不可行先王合愛同敬之意無復可尋獨賴有氏族爲之聯屬唐五代寇亂官所藏譜牒又皆散佚無存不得不家自爲書此歐蘇譜法爲世所宗也嘗攷歐譜本史記年表及鄭氏詩譜爲之自文忠公而上所能詳者九世而中多闕名蓋其慎也後之爲譜者率相侈以門閥或多援附於歐公之志荒矣老泉以小宗五世則遷令人各譜其高曾以下可分可合取其

簡明易爲今族稍大者數世始修遺忘不免亦非
蘇譜意也徐氏之譜自壇長上溯至始遷祖而九
世備有歐公之慎而無闕軼之憾世世增修不致
于曠遠遺忘不用老泉法而師其意古所謂尊祖
敬宗收族者悉于是乎在又重之以義方之訓言
近指遠可謂善矣徐氏子孫遵是而代修之油然而
生其孝弟之心以世承清白光昭先德自茲而本
支百世所以詒謀者不旣遠且大哉

儀真高氏族譜序

吾蓋讀儀真高氏之譜及瀘州先遷甫之所爲敘
而有感于古今之際也古之人視天下爲一人故
使之各人其人欲天下爲一家故使之各成其家
宗法廟制其大端矣自封建廢宗法不復可行廟
制從之而墮一父之子數傳而爲塗人所賴有譜
牒以著其代祠堂以萃其渙庶存古意今之治譜
者率祖歐蘇蓋晉唐以來在官之譜牒歷唐末兵
燹散軼二家始創爲之義例遂爲世遵守祠堂始
祖之祭議昉伊川而朱子疑其干禘祫嘉靖丙申

從夏賈溪議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此皆禮以義起本乎人情之安事理之宜有合於古者尊祖敬宗報本返始之義其關於世教誠大君子之所重也夫流長必源遠故觀水者於瀾自有生民閱幾千百載而猶能保世承家以衍緒於無疆匪神明之胄何以克臻願欲於典籍殘缺之餘摭拾傳會以張門閥而自誣厥祖爲見已謬今高子芸白式南氏所譜斷自始遷儀真爲始祖無他援附分合考訂慎而有體其爲祠堂記尤諄諄於前人之孝

義且曰惟孝而後能友亦惟友而後謂之孝友於從兄弟則能孝其祖矣友于再從三從以及同族則能孝於高曾以及始祖矣至哉言乎高子與天都洪去蕪及遷甫友善並吾友也吾因得而定交焉見其隱約尚志兄弟友愛一室中嘯歌相答出門形景相依見者幾不知其爲兩人然則其所用垂訓非惟言之亦允蹈之高氏子孫其有所興起也夫夫古今者時也居今而行古之道者人也藉令故家望族各有人焉如高子之留心根本而躬

行以爲之先何患乎俗之不古若

送仲弟文鼎入城讀書序

甲辰閏六月立秋日仲弟鼎將入郡城爲離家讀書計先期理襪被衣囊書卷文具乾餼脯茗命童僕屬家政向晡達夜皇皇無休息其心似有所大不得已者前是族姪子彥嘗爲招招弟子于市弟歸才閱月爾市不可久居居市無所利子彥旣縷縷言今者之行且將招子彥借往也豈家爲累甚于市不止如子彥之所云云者乎余乃作而言曰有

是哉境苦樂無常人心爲之也適千里者百里跬
步適萬里者千里門庭閉戶先生瞻戶外屢驚跋
涉矣夏日中天行者望扶蘇一木趨而憩之如清
涼國重簷廣廈鋪簟當風侍者交扇喘若吳牛夫
一木不涼于廣廈戶外不遠于千里心之所存境
從而變天下事大抵然也夫貴者方以冕組爲桎
梏或注意林下富者方以多財爲禍患而朶頤靈
龜苟其地易彼此交羨苦樂庸有定乎童稚婦女
之馨芬門以外之剝啄偶接于耳而亂人心者意

相關也號叫怒詈鞭笞擊鬪之紛拏襍然吾目而無所于動者于意無涉也故心有所擾靜乃成喧及其既安闌轉成寂存係者在遠猶親專營者視物無睹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若必待日用所需種種具足遠離塵俗遺世獨立乃始畢力爲吾所欲爲自少逮老安所得此閒曠之時與地而用之耶吾觀古人之著作多出窮愁無聊之極至有受書囹圄執卷馬上者彼其人寧獨異乎昔伯牙學琴旣成其師引而之窮島無人之境天風海

濤呼吸震盪伯牙頓歎其師之移我情也吾弟此行若能疑乃神駕乃慮寢食夢寐惟書是求則斷簡殘編無往非治境治心之要發爲文章必光明雄駿向來心境日以變化此郡城一席地命曰天風海濤可矣弟連聲應曰唯唯請書一通置座隅余喜其意歸而脫橐而弟已戴星去明日以手札來逆子彥夫子彥固嘗爲招者因屬余語致之

送從姪子長北游序

卽耨長

將欲濟無涯之濤航不測之淵而不取材鄧林徵

奇匠伯則無以具舟楫而爲萬石之舟者業已庀
良材致工巧而不一試于長風駭浪之間則其能
亦無以自見是故天下之賢公卿大夫深明于理
亂之原則往往急求士而士負異才實學亦往往
樂得賢公卿大夫而與之游斯二者恆相須也從
姪子長自其高祖宛溪先生爲嘉靖間名臣曾王
父禹金先生繼之道術文章推重當代父朗三先
生又繼之知交遍於海內海內學者爭事之朗三
抱當世之略而未得一用天下爲之惜子長旣少

孤未嘗從塾師兒時援筆屬文出語輒驚其長老
長益好學肆力于古文辭詩歌豪宕沉雄有古人
法度慷慨論天下事皆切中肯綮聞者皆屈服天
下知名之士來遊于宛則無不造子長之廬而結
交焉者而子長故亦嘗溯大江泛彭蠡攬勝于匡
廬問道于青原於是聞見益博才益奇而猶以爲
生不游 神京都會之地則無從盡交四方之英
傑于學問之道猶有所未周將以今二月北遊於
燕今夫燕臺者天下政治所從出而四方英傑之

所歸其公卿大夫莫不深明于理道之原而汲汲于得士若涉于江湖而需維楫者皆是也誠得士如吾子長其不有相見而恨其猶晚者與子長行矣哉在易益之翼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蓋幸之也何幸乎爾幸涉川者有以濟無涯航不測而人間舟楫之材得以效能于世也不則鄧林之桢高山大澤之中豈無材堪舟楫而偃蹇支離不欲自試于風濤之用者又豈少乎哉

送袁士旦歸蕪湖序

吾友袁士旦多才負氣善詩古文及行草書法嘗
遊燕薊齊魯河南淮北三吳兩湖之間上溯豫章
以踰嶺表所至名公卿以述山居抗節高蹈之士
往往折輩行與交學以日進而名日以益起然自
遷居鳩茲十餘年來迹不至里門甲子冬與余重
晤金陵稍稍得見其著撰知袁子之學具有本末
也袁子嘗謂余欲約里中同志各哀專彙彙刻爲
宛陵十子詩乙丑來宛又欲徵選諸里中近年來
已未刻之詩爲宛雅續集而皆未果余癖嗜歷學

刻有中西算學通詩文家迂而畏之不以寓目顧
袁子獨好焉袁子作序贈余推許過分乃至謂有
留侯青田之學而不同其性情欲以其精銳益余
之寬緩復自謂爾急不能容欲借余以自廣以是
爲韋弦之交勗余旣深愧于儼之非倫而又甚感
其規切之意故亦願有以相質也人之才與其性
情不能強而齊而志與學則存乎所處當青田先
生發憤自到此與匹夫之諒何異要其所爭者國
事而非爲身謀其志有較然者矣意其自茲以往

必當有學問之力然觀其在御史臺用法嚴急至
與相國李韓公齟齬不避與太祖論相亦自病其
疾惡之太甚以先生之大賢自知之明而終不能
盡易其性情之所近故古人數年去一矜字蓋變
化若斯之難也愚則以爲有先生之志斯有其學
故能成其才爲世大用苟其不然而徒然挫銳以
同塵一巧宦庸碌之人而已矣天下何賴焉若留
侯狙擊秦帝大索不獲此殆非輕爲一擲如燕丹
荆卿之所爲者也自蘇氏作論謂其不能忍得圯

上之挫抑乃進于忍而人皆習其說夫留侯之亡
下邪險阻業已備嘗矣顧猶不能動心忍性以增
其不能彼老人者又安能以傾蓋立談而折其氣
且頓易其夙習之深鋼乎夫兵謀秘畫固有在彛
常聞見之外而天下之大計惟世外之人能洞若
觀火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留侯他日所以說
沛公與他人言多不解然則留侯得圯上之書而
所學益奇此其徵也夫觀其誠懇而後授以書其
受之也艱則其信而行之也篤進履爲期又足異

乎哉今夫志期於立而學要於成不無委曲勞苦而途轍可循故難而實易變化於性情之內其道簡易而實難袁子旣以其難者自勗以勗余矣而余所自媿則尚不能自勉于其易以觀其成因欲與袁子共砥礪之也况余之所短固有大焉者不止如袁子之所云也於其去也輒爲序以贈尚冀其有所更端而終教之若袁子之才氣固有數倍于余者而又能自變其性情由是而充之雖方駕古人可矣

賀陶及菴別駕寧邑新政序

當順治間

天子念東南重地簡朝臣分理之而會稽陶先生以尚書職方郎被命倅宛宛六邑歲漕南北米石十餘萬先生至爲一釐宿弊漕政肅而不擾公餘則課拔諸士相與講論爲大儒之學間取濂洛以來先正語錄板行之

今上新政用議者言諸委署多郵視吏著令屬吏缺必所屬大夫賢者親往蒞治於是先生攝涇象

涇故巖險多盜而民健訟稱難治前令屢齟齬去
先生綏以德蒸蒸爲善俗俾新令尹得行其政教
者先生力也今年夏寧又乏令兩臺使者交檄非
先生不可顧寧僻小無足當先生先生曰均吾民
也遂亦奉檄徃徃不數月寧大治如涇先是萬歷
中有先生從父運同公嘗令於寧民思慕祠之今
得先生前後相輝映寧民歌頌謂先生善長民者
家學如古人治縣有譜云或以職方主天下圖
籍戶口土地豐耗沃瘠治術之難易先生卽時慮

無不燭照數計之茲蕞爾乎何有然諸葛亮謂龐
士元社稷之器非百里才爲治中別駕始得展驥
足治固有宜不宜也屈指古今歷中外大小罔不
宜如先生者幾人哉昔子游宰武城夫子有牛刀
割雞之喻夫絃歌乎武城不可謂道之幸而武城
則幸矣某不敏竊嘗有志於學行旣獲奉先生教
且久而家在山中先人廬墓錯處宣寧兩邑之交
沐浴被服尤深蓋先生以大儒之緒餘佐乎職方
復以職方之餘治宛宛之餘治其屬邑其罔不宜

固然而某則以郡邑私幸者又深自幸也聞之古
名公卿多出治郡治績最亦卽入爲三公九列頃
者

朝廷方毅然興復古治先生行且復內又將以某
所自幸者爲天下幸爲道幸也夫

梁質人四十壽序

庚申夏梁子質人從其師勺庭先生來江南余並
獲交焉是年梁子年四十其同里前後輩皆作序
贈之最後得勺庭樹廬兩先生文余以此知梁子

之爲人蓋得力於師友者居多也古者學莫不有師漢經學皆專家授受韓愈能文章作師說有宋諸儒儼然以師道自任明則有王文成公講明聖人之學而歸之有用師友之道於斯爲盛及其季也私立門戶以傾異已天下之是非樊然淆亂以底於淪胥嗚呼師友者學術所從出學術者人材所由生而治亂係焉非細故也今天下能重師友者首推西江星渚之節義程山之理學易堂之經濟文章其爲教各有所宗而要其爲弟子者皆能

守其師說以相勸勉而期於有成余於程山僅交
甘樾齋父子易堂師弟相得不一人而與梁子同
客金陵也尤久吾聞梁子嘗獨身行兵燹中間關
千里矢石交其前瀕死者數矣而氣不稍懼甲乙
間南豐賊起富家世族相聚保一山梁子策賊必
來豫督山中人編竹實土爲壘已就而賊果大至
發砲仰攻鉛子落土壘卽不動不復能傷人又戒
日中無舉火寂然若無一人雞犬皆不聞賊疑不
敢逼乃據對山爲持久計梁子則豫於山平行處

爲深溝才可一人偃僕行而伏巨銃宿莽出不意
燃發直擊對山賊幾斃其魁夜則乘懈砍賊營如
是者二十餘日賊計沮解退是時山中多婦女男
子僅二十輩而以出奇走賊衆數百又嘗有賊圍
山甚衆梁子救之疾走過其隘而賊已先據土山
路梁子念前後皆賊而所將十人惟四人有兵械
餘皆徒手退走必爲所得於是解所佩刀界同行
勇士而自持雨蓋爲鳥鎗狀大呼登山曰千砲軍
齊至矣其聲震巖谷賊據山者驚潰梁子逐之乃

徐步上山而賊衆亦遂引去千砲軍者南豐團練
鄉兵最勇有名賊所憚也梁子瞻智若是然未嘗
以自多與人言若平平無奇者吾觀四十贈言皆
多勸勉而不爲浮譽勺庭先生則以梁子與其同
學吳子正相校而各箴其短樹廬先生謂區弘之
於韓愈能盡事師之道而不爲傳人毋乃於其師
之學有所未盡以是爲梁子勗吾故曰梁子之爲
人得力於師友者多也然則梁子之所造其又可
量耶夫慮善而動古之訓也必萬全而後動其弊

不能成一事是故艱難險阻君子往往以之自考
更事多則智勇益出而或以生其自恃乃至於易
視天下而輕其身吾願梁子之益服習於師友之
訓也吾無以進矣

于太公壽序

代

聖天子御宇之三十載四海宴安遐荒率服天下
熙熙然躋於仁壽之域天子以時值殿端乃命
樂官拊雲璈之器奏鈞天之音燃九光百枝之鐙
陳三象七聲之舞俾貴賤童叟咸得與觀而光祿

大夫某翁于太公以上元前一日爲臈揆之辰維
時冢君總憲公夙興趨朝旦而歸第服其命服率
子弟再拜行家人之禮爲翁上壽一時公卿大夫
登堂而稱慶者烏履交錯於庭同臺諸君子皆相
率進康爵以申無疆之祝而徵某爲侑觴之辭某
惟翁之懿懃更僕難悉而嘗竊窺其忠君愛國之
誠有得之天性者而以是爲始後之長卽以是爲
集福之本蓋久而彌微非一日之積矣始翁以累
有戰功授三等阿達哈哈番癸巳湖南之役實爲

右路副總戎翁旣謀勇著聞又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湖南之民實賴之

世祖章皇帝聞其賢於是有蟒服鞍馬之錫戊戌有事於滇南翁自負重創持戟躍馬大呼陷陣敵衆披靡大軍從之遂克沅江厥後總憲公以翁蔭筮仕樂亭翁輒誡之曰吾受 朝廷恩無以仰報汝其勉之縣令者民之父母慎毋以百里之地力可優爲而易視之也公莅任後除奸靖盜郵災滅賦凡所施措悉稟命於翁翁聞公善政則喜不自

勝嗣是公守通州再擢江寧郡皆迎養於官而翁之訓其子與公之奉其訓以周旋無敢失墜者一如其在樂亭而加茲也由是治行爲遠近所推甲子冬天子南巡嘉公之政命公以下河之任晉位臬司廻鑾之日召翁入見加慰勞焉謂汝昔宣力王家勤勞懋著今汝子居官盡職皆汝義方所致可嘉也於時侍從盈廷上頤而歎曰卿等識之生子當如于某矣隨賜官衣貂裘各一襲夫父以子貴多矣如翁之特被寵異者古今有幾豈

非誠久而徵上孚 天聽者歟未幾公以治河

召對遂留撫直隸翁治家素嚴至是益飭廉從徧
告親串慎毋自點清白以上負 主恩於是皆捷

戶自守若不知有公之爲直撫者郡邑仰翁名德
延爲鄉飲大賓者二焉今茲庚午公入爲都御史
尋復兼領都統委任隆重翁益自抑損冠衣饌具
才取充足不務華靡而視聽精明行步如少壯時
繼自今 國家之升平日益泰公之勲庸日益茂
而翁之齒德日益尊 聖朝考古而行執爵之禮

憲國老而乞之言史冊傳之以爲盛事且使天下
後世知國有賢臣恩逮其父臣有令子上報乎君
而爲人子者不徒以高位厚祿爲顯揚爲人父者
必以忠君愛國爲詒燕豈不休哉敢以是觴翁翁
其謂余善頌禱而加爵無算乎

劉石閭八十壽序

石閭世居龍溪龍溪之劉爲吾宣右族族數千指
皆聚廬而處門巷櫛比誦讀之聲相聞而石閭特
以好學敦行爲其族弁冕予嘗過其涉園園四面

積水入不能輒至朝暾夕月手一卷以坐對漣漪
如從成連棲海上爲之信宿留連不能去石閻元
配家從伯公依孫也逮事祖姑以孝謹聞有女未
二十而嫠以節著長君久一蚤儼學宮一如石閻
之學行門以內雍雍怡怡非身教而能若是乎予
嘗欲集里中耆舊歲時宴會卽不敢竊比古人亦
庶以善榆景而苦山居筍輿不時具度阡越陌良
覲維艱而石閻宛在水坻淳溪諸湖渚潏澗灌通
其間實多素心高躅扁舟溯游可旦暮遠折疑義

質奇文致足樂也今茲秋中石閣八十揆辰遙意
其日有操漁艇繫纜叩門者並偉衣冠古顏鳩杖
望之若商山黃綺於是主人肅容升堂握手相慰
藉略世俗之繁文尋物外之真契久一昆季潔供
茗椀盤餐烹鮮酌醴嘉賓更起爲壽族之賢俊從
頌勸醕或賦詩以道揚盛美孫曾環侍沈酌撰几
瞻主賓之禮容生其敬愛雖荀陳之聚潁川何以
加焉昔者邵子會有四不赴然雅集若龍溪亦將
命小車而夙駕矣願予以事迺不能奉詣稱觴而

爲不文之言以寄予思猶冀異日者或能乘興過
從申私祝也

王先生八十壽序

自科舉之業盛而學問之道衰五倫之外遂別有
座主同年之一倫與三黨並立而駕乎其上下逮
啟禎間勢極而生激於是聲氣之流派支分角立
其卒也黨同伐異禍亂中於家國而莫悟其非蓋
其餘風及於今日而猶未已也莊生曰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今也以天下惑非有通人深識遠見其

誰與正之舊金吾王中齋先生逮事先朝抱黍離
之痛嘗私論明之所以亡曰治國需經濟才而以
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天下事付之胥史而在位
者率朝夕娛樂循資序致卿相而已上以儒臣一
無足恃思破格例收奇士而廷臣方持門戶相傾
軋非其黨必多方陷之死地而國事所不顧又以
人多惑野史使美善弗彰而以亡國之咎歸諸君
上乃著書一編曰崇禎遺錄卷帙不繁記載得體
可謂深識當時之故而能言其大頃年方修明史

訪求文獻使得先生身與編纂本其所目擊以辨
定傳聞之疑誤必能闡發幽微持平國論所關於
一代之興亡得失者甚鉅先生既肥遯江淮史事
莫之及而要亦非先生之所願也先生家京師甲
申後棄而之四方近始北歸余獲見之津門於是
年八十矣二子潔源皆事梁鶴林先生受其學潔
以孝聞所著三經際考以春秋接尚書而詩緯其
間合三爲一以明作經大旨又論列廿一史行事
引易以斷爲學易經濟編少補諸生輒棄去源雖

應科舉而雅善古文辭講求實用以繼先生之志
潔以今歲卒淮上未及相見源余獲交焉源之意
不欲以名公卿之贈言爲先生壽而乞吾黨同志
作爲文章以娛悅其心余竊自幸去崇禎甲申已
五十年而及見先朝之遺老又自顧生平持論不
能隨俗悅仰蠶測臆斷有獨見之處又不欲告之
人以重其惑今幸得奉誨先生而不敢復藏其狂
言庶幾其有以進而教之也

滋仲二姪六十壽言

從姪滋仲以今年二月下浣之四日壽登六十族
戚醪分將爲屏障以申頌禱而屬余爲言滋仲謙
讓固辭謂所居庫隘屏幃無所張且不欲同於世
俗之爲也雖然屏障可辭也予之言則何可已也
蓋家廟之役同滋仲工所者六年於茲矣往者舊
祠之基嚙於溪水謀徙而新之也已數十年以工
之鉅歲之不登物力告匱羣袖手弗敢任旣而水
益逼材益敝駸駸乎墮矣物力之匱又加詘焉予
告族人莫不善其舉而難其事予之年且八十卽

余亦不敢自信其能成也然以事之當爲不敢以
中止賴祖宗之靈諸君子與之同志戮力效能幸
而有濟則滋仲其首屆指矣滋仲所居與予不數
里而中隔岡隴又各有職業營爲或出遠方不能
數數見然其卓然著聞遠邇者孝友之行忠信之
守任卹慈惠之施稱之如一口焉乃今同事旣久
而益有以深信之也滋仲練於事其於興作之程
度日營數計罔失銖寸蓋明知茲事之難也而不
避其難則其於大義明矣以不及中人之產而獨

先輸以爲衆勸則其於輕重審矣且歷時久遠而
不怠益虔則貞固幹事有乾之德矣於是以望六
之年而寧馨以生人皆謂其積行獲佑祖宗之所
賜也今夫善類之在鄉黨宗族也猶宮室之有梁
棟也植基固斯所任宏而正人之在天地間也猶
松檜之生山谷也不與衆草爭蕃蕪自能以後彫
傲霜雪滋伸前此六十年特立獨行於儕俗之中
則其後此德與年俱進必將眉壽康寧爲吾族之
棟梁松檜而大厥後以承先佑者其又可量乎哉

楊母葛太君九十壽序

自聖人言仁者壽而言壽者率歸之靜然養生家
言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二說者異耶同耶夫不
動莫如山及觀其雲氣之吐納霜露之升降以蕃
嘉卉而育羣生無一瞬停也是故至靜之中有不
息者存其不息也乃所以爲至靜乎水之流也而
其道有恆則動而靜矣世未有不兼此理而能深
根固蒂稱上壽於人間者也楊母葛太孺人有貞
靜之德而其躬操作以率家人者蓋自其初爲婦

時以至爲母爲王母今且年九十矣而恆如一日
用是能拮据龜勉佐其夫龍崖君以力行衆善俾
里族慕義頌德至於今不衰又能教其子若孫以
修身績學而成國器余考母之生爲萬歷甲午當
有明全盛之時身歷六朝滄桑海更人事屢改矣
方其事龍崖君雞鳴櫛繼以奉堂上及龍崖君卽
世而代之筦家政所更忻戚之故閱歷多端而母
之天常定也非有不息之強以成其貞靜之德而
能若是乎人皆欲壽而如母之上壽不常有抑知

其得之有道耶夫不息者天地生物之心仁則其
端而靜則其體山得之爲華岱水得之爲江河人
得之以備五福蓋惟全乎生生之理者斯能久保
其生於焉發爲禎祥孕爲靈異皆其生理之積之
厚而流焉者也今母壽益高神明益清所生丈夫
子四人皆有令聞其季某尤卓犖俊偉好行其德
能與龍崖君後先濟美次孫某英才好古有聲譽
序是豈偶然者哉茲九月母九十設悅辰余妻兄
某其姻也寓書徵余言余因以仁壽之旨爲加爵

者先且以告夫世之勦上壽者焉

俞母七十壽序

俞母梅孺人先克謹兄姪也少失怙恃克謹兄字
之如子某六世祖木岡公生六子而兄祖時雍公
爲之長其五爲典膳公則某祖也典膳公鞠於邱
媵事之如母時雍公元配也時雍公蚤世而門內
雍肅壺範之端其淵源固有自矣時雍三傳至備
倭公以武略著克謹兄父也克謹兄爲人伉直強
毅以力畊致貲年八十餘身無疾痛豫知考終之

期至日與家人訣沐浴更衣端坐於廳事以化生
平未嘗學問而能脫然於生死之際人皆異之孺
人生而婉淑歸於愈克相其夫子以孝事尊章而
事繼姑尤盡誠其稱未亡人又能訓其子嘗語之
曰汝父有聲庠序而齋志以歿所望汝行成名立
以光大前人若時輩營營競錐刀利於眉睫不顧
汝曹效之也子煥稟其訓自奮於學宗黨稱之曰
賢歲甲戌春孺人登七十煥以爲凡家所有悉母
氏蚤作夜績以成者也卽備物致洗腆未足云壽

惟是母德未彰尚賴仁人之言表章以傳諸後使
毋忘今日之劬勞於是遍走邑中凡能文之家則
造而請焉所得歌詩圖畫燦然盈篋行將以張諸
几筵南康倚嚙今世俗之爲父母壽者吾知之矣
素封之子廩有餘粟誕日則烹鮮置酒召賓客具
優伶以誇耀閭里抑或相與爲枝葉之辭托名於
薦紳先達泥金而書之錦綺雷同一聲不問甲乙
可以互居也何足道哉惟孺人之訓其子也不以
世趨而以學行故其子之爲母壽也亦不以糜費

而以文章且不欲假借顯者之位號而必欲得吾
黨之作取其無飾美而可信以庶幾必傳可不謂
賢孝矣乎夫孝者百行之原而家所由興也俞氏
之興其未可量乎嚮者克謹兄既立子矣晚年復
自生子未及見其壯也而特有天性善事其孀母
以孝聞家雖落識者稱其有後女適陳者佐其夫
勤讀登賢書而孺人母子賢孝又如此豈惟克謹
兄含笑九原卽吾梅其與有光矣是不可以無言

續學堂文鈔

卷三

星

乾隆甲辰七月十三日
送母舅徐托盒盧宰到栢
石岳錄正月十八日
貽先人書并城寄伊曾
組而着續學堂文鈔七卷
詩鈔四卷裝為
三本十月廿九日
晦申刻天陰
雲裡大風
棘人孔
廣林記于徽波
掣是日普奉
如小川
好孫來
相向以亡舅
昭融前夕
殤地許唐
亡弟休嗣
年五歲